

震撼五千万韩国人民的心灵

韩国第一畅销书，总销量突破120万册

教你爱和亲情的幸福故事



# 九刺鱼

[韩] 赵昌仁◎著  
金莲兰◎译



*Jiu Ci Yu*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# 九刺鱼

[韩] 赵昌仁 著 金莲兰 译

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金永彪

封面设计:康笑宇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九刺鱼/(韩)赵昌仁著;金莲兰译. —延吉:延边大学出版社,  
2002. 10

ISBN 7 - 5634 - 1691 - 9

I. 九... II. ①赵... ②金... III. 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 
IV. I312. 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7085 号

---

**九 刺 鱼**

---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)

河北省永清县印刷厂

---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8.75 字数:180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7 - 5634 - 1691 - 9/Z · 179

定价:16.00 元

---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在所有的鱼中，九刺鱼是最奇怪的鱼了。妈妈九刺鱼产下卵之后就会逃之夭夭，仿佛这些卵和它毫无关系。而爸爸九刺鱼却会留下来悉心看护鱼卵，爸爸九刺鱼不吃也不喝，白天黑夜地保护这些鱼卵，谁要是来偷吃鱼卵，爸爸九刺鱼就会奋起抵抗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。鱼卵终于孵出来，小九刺鱼一天天长大，不久就会撇下爸爸九刺鱼远走他乡。这时，孤零零的爸爸九刺鱼就会一头扎进石缝，含笑死去……这九刺鱼，不正是我亲爱的爸爸吗？

教你爱和亲情的故事

Jiu Ci Yu

韩国畅销巨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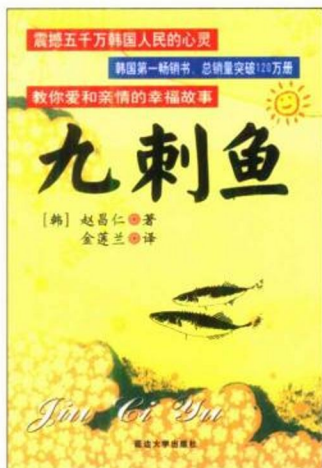
# 九 刺 鱼

[韩]赵昌仁/著  
金莲花/译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## 作者简介：

赵昌仁，出生于汉城，毕业于中央大学和该校研究生院。当过多年杂志社和报社记者，有段日子率领出版企划班子，出了许多颇有生命力的好书。发表了优美温馨的爱情故事《当她睁开眼睛时》（三卷书）、《遥远的老槐树》（二卷本）、《温馨的拥抱》等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。目前，正在西海一座孤岛上全力笔耕。



# 目 录

第一章 蓝蓝的天 □/001

第二章 夏至 □/045

第三章 山路漫漫 □/073

第四章 白昼的月亮 □/125

第五章 晚 霞 □/159

第六章 九刺鱼 □/221

# 第一章

## 蓝蓝的天

*Lan Lan De Tian*

我知道爸爸干起活来多么地不要命。我睡觉不沉，一晚上要醒来好几次，每次睁开眼睛都要看见爸爸在敲打键盘。是啊，世界上再没有比爸爸更忙活的人了。



## (一)

爸爸是个大傻瓜。

我现在正瞅着傻爸爸呢。

外面正下着雨，淅淅沥沥的。讨厌的雨从早下到晚，还不见停。

爸爸傻坐在小儿病房后院的长椅上，椅子已经是湿漉漉的了。爸爸也会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吧

爸爸也没有打伞。雨伞哪儿都卖，哪怕在院内的小卖店里也一定能买得到，可爸爸硬是生生挨着雨淋，叫我又伤心又来气。该死的雨怎么还不停啊。

下雨天，爸爸连窗户都不让打开，他是怕我冻感冒了。可他自己呢，却在外面淋着雨。我要是问他呀，他准保会说：

“爸爸是大人了，可达云你还小呀。”

我当然会点头的。可你别以为我就这么缺心眼，以为爸爸说的是真的。那雨点又不是导弹，怎么会单冲着我们小孩子呢。

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，知道这世上好多好多事呢。

下个月就是三年级暑假了，可我自从上小学，上学的日子满打满算还不到六个月。还好，我脑袋挺好使，连六年级的算术题都能算得来。有时候，我也不禁为自个儿骄傲呢，可也没个人替我分享，你说这事窝囊不窝囊？我只好

跟爸爸说，你猜爸爸怎么说：

“其实，功课并不那么重要。假如把我们的人生算做十，功课充其量只占十分之一呢。”

我真想问爸爸，那么其余十分之九又是什么呢？可我又不能贸然问，因为我觉得爸爸他也未必知道。假如爸爸他真的好明白好明白我们的人生需要的其余部分，他怎么会是像现在这样又孤独又倒霉的样子呢。

爸爸他心里一定难受。难受得呆呆地望着蓝天，傻呵呵地让雨浇着呢。那雨也无法洗去爸爸心里的悲伤，可他还是一动不动……

爸爸在掏上衣口袋呢。我知道他在找什么，肯定是找烟。

记得那次我找个本，罗列了一下我所讨厌的东西。共记了二十五项，烟排第十三。

004

我爱爸爸，可我不喜欢抽烟的爸爸。

妈妈为爸爸抽烟的事没少呛呛，逼得爸爸戒了烟。可自打我重新住院，爸爸又把烟拾起来了。抽烟还是忌烟，当然是爸爸自己的事，可我真是不惯。

可我也不能像妈妈那样跟他呛呛。爸爸说过，人得学会为心爱的人忍让，哪怕那是自己所讨厌的。我在世上最喜欢的人就是爸爸，当然我得忍受爸爸抽烟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爸爸他从来没有当着我喷云吐雾。

记起来我们住二十层高楼的时候的事。那时爸爸总爱打开通往阳台的玻璃门，站在阳台上抽烟。因为妈妈禁止他在屋里抽啊。我实在看不来爸爸倚在阳台栏杆上抽烟的模样。真怕从下面伸过来黑黑的魔掌，一把把爸爸捞下

去。要不，阳台的栏杆咯嘣一下折了呢……

我可不是胆小鬼！还胆小鬼呢，医生叔叔们都夸我坚强，一个个直翘大拇指哩。吃多难吃的药，挨多痛的针我都不怕。

可是，从高处往下看我的心就揪得紧紧的，吓得都要尿裤裆呢。哪怕荡秋千，爬滑梯也一样。那次去儿童乐园，乘一个叫“闪光砰砰”的游乐车，我吓得快晕过去了。我那次暗暗打定主意，即使我长成大人了，也一定不坐什么飞机。

斜倚在二十层栏杆上喷云吐雾的爸爸，也许我那时真正讨厌的不是高高的二十层，还有据说危害身体的烟，我想那肯定是爸爸那孤独又颓伤的样子，就像他现在任凭风吹雨浇的模样……

我不是小孩子了，可爸爸处处把我当成小孩子。

在我面前他装出一副雄赳赳的样子，好像他是世上最勇敢的人。可一转身，马上就是现在这副模样，你说我怎能不伤心呢。

我患上了白血病。

爸爸一次也没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病，他今后也绝对不会告诉。

我这病房啊，全是白血病和白血病的亲戚——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。你不想知道也会知道白血病是多么可怕的病了。

我个头可矮了。患白血病这两年啊，别的孩子们噌噌往上长，可我还是老样子。是可恨的白血病把我的个头钉在木桩子上了。我觉得白血病就像那坏猫汤姆，我呢，就

像小老鼠杰瑞。我逃啊逃，也逃不出汤姆的魔掌的。

住院出院，再住院再出院……

从两年前开始，我就来回忙着这事儿。虽说没仔细数，但起码超过十次吧。短则一星期，长则一两个月，这不，这次已经住院一个月零十五天了。

我早就缠着爸爸要出院，爸爸理也不理。其实我不住院都无所谓，可这次怎么也得出院，因为爸爸早就是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了。院务科传唤爸爸的次数越来越勤了，肯定是拖欠住院费了。这么闹下去，爸爸该怎么收拾呢，唉……

爸爸把双手都揣在夹克口袋里了，肯定是没找到烟。只顾呆呆地望着天空，天空里布满灰暗的云彩，就像塞满爸爸胸口的悲伤。

我是个坏孩子，是个只会让爸爸伤心的坏儿子。

006

我再痛再难熬也不该说那句话，我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？可也没法子，那话是自然而然夺口而出的，就像那突然喷涌的鼻血……虽说有点对不起爸爸，但那完完全全是我自个儿的想法。

白血病，是弄不好就要了我的命的魔鬼。

这两年，我真的见了好多孩子死去。有在睡梦中悄悄死去的，也有大叫大嚷，一口气上不来突然倒下的。假如我一定要死去，我宁肯学那个悄悄死去的。

可得了白血病，也不是百分之百要死，要是好好接受治疗，也会战胜它的。英彩姐姐就已经痊愈，正健康地学习和生活呢。可这几天，我越来越没信心了，我想我是不会战胜它的了。

还是祈祷好。祈祷的时候时间过得飞快；祈祷的时候就会忘了疼痛。可我现在不再祈求让我痊愈了。

上帝啊，请您快快把我带到天国吧。

这几天我天天做的是这样的祷告。

我们周日学校传道师说了，那天国呀铺满了黄金，那里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忧愁。是不是黄金我倒不管，要是真的没有痛苦和忧伤，我真想早日到天国去。

我已经叫白血病给拖烦了，爸爸也会这样的吧。对穷光蛋爸爸来说，这样也许更好。可我真的去了天国，留下爸爸一个人该怎么过呀？可别像妈妈走的时候那样整天泡在酒里呀。真叫人好担心好担心啊……

## (二)

“大夫，还得疼多久才会死呀？”

孩子像可怜的小松鼠被侧卧着抽骨髓，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话。

孩子并没有叫，也许他连哭叫的劲都没剩下。他只是浑身发颤，打着冷噤。

骨髓穿刺开始以后他一直在想，自己宁肯听孩子哭叫，宁肯看孩子像平常的孩子们那样挣扎着扭动着发脾气……不，宁肯让孩子晕过去。那样，孩子将不再感到痛苦，自己也可以把平常强压在心底的眼泪洒个一滴半滴的。

孩子总算开口说了话，可他却慌慌地把目光移向窗外。倒不是怕不服管的泪水夺眶而出，他是想装作没在意、没听见。恨不得即刻夺门而出，逃离孩子的身边。

正在做穿刺的实习医生的动作戛然而止，连时间也像凝固了。他不由自主地将无助的目光投往闵润植科长身上。闵科长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深深扎在孩子身上的针管。

孩子烧得泛白的嘴角又动了动。

“我再也不想疼下去了。”

采集骨髓，简直是一场残酷而非人的刑讯，粗粗的针管，生生穿过肌肉，挤进股骨头中间，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，连守在一旁的监护人也涕泪滂沱……重新住院以来，孩子已经忍受了四次这样的刑讯，还不知道以后还得反复多少次，这一切令他黯然神伤。

假如能代替孩子，能代替孩子忍受这一切……

008

可他什么也代替不了。他束手无策地旁观着孩子的痛苦，为自己是父亲而愤怒而绝望。为父亲这个称谓而感到羞愧，羞惭得连孩子的目光都难以承受。

爸爸，我凭什么要这么痛？

孩子一次也没有提出过抗议，可他得无数次面对孩子的抗议——当孩子的脸因痛苦而扭曲的时候；当孩子大把大把地吞食抗癌药的时候；当孩子一半都吃不下灭菌餐的时候……

闵科长推着鼻梁上的眼镜，掩饰地干咳了几声。俄顷，他把手放在孩子的肩上。

“这针很疼吧？再忍一会儿，快好了。”

“我说的不是针。真的，我不想再疼下去了。都这么

疼了也该死了吧？死了就再也不疼了。”

孩子的脸上闪现出死了心的绝望的神色，是那种饱经风霜、走投无路的人才能做出的表情。

孩子才刚刚十岁。可他有可能绝望，他有着充分的资格绝望。

熬过黑夜就会迎来白天，但时间对人们并不都是公平的。有时候一夜也会比整个一生还要漫长。

孩子也许已经熬过千年岁月。熬过千年岁月，饱经风霜，风吹雨淋，弯曲嶙峋的一株老槐，这也许是孩子真实的写照。也许儿子已经厌倦了痛苦的连绵，已经放弃伸展痛苦的根须了吧。

“疼痛是好信号哟。”

闵科长面带微笑，亲切地对儿子说：

“那是你身上的坏病菌遭到攻击，在大声喊叫呢。嗯……你想想那些卡通片，为了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，我们还得付出代价对不对？可主人公是绝对不会输的呀。同样道理你绝对不会死，死的只是那些坏病菌。所以，再疼你也要忍受，啊？”

闵科长算是找到贴切的比喻，当然信不信由你。

.....

他漠然地望着天空，慢慢掏出口袋来，可惜，哪儿也没有烟。这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居然使他感到绝望，他下意识地扭过头瞅着孩子的病房。

窗边有个影子忽闪了一下，不见了。是儿子。孩子从骨髓检查室移到病房，打了止痛针，刚刚睡了过去，这不过是一个小时以前的事。难道止痛针也已经失效了么？